经营养老:适老化乡村建设新形态

王传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家治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适老化建设是顺应乡村社会深度老龄化趋势的时代选择,其如何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实现"老富协同"发展亟待理论回应。结合田野经验提出适老化治理与乡村发展协同互构的"经营养老"概念,建构村庄经营面向的适老化建设"治理-发展"模式。村社集体主导的经营养老从适老化空间打造、品牌擦亮及效益拓展三个维度展开,依托内外资源整合机制、多元主体互动机制、多重效益生产机制实现乡村场域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向互动,最终形塑老年福祉与村庄发展良性循环的"老富协同"格局。这为深度老龄化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据此,中西部乡村在开展适老化建设过程中,应在尊重老年群体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持续强化村社集体的自主统筹经营能力。

关键词: 乡村建设;村庄经营;乡村振兴;乡村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F323.89;F32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6)02-0153-12

一、面向适老化乡村建设的村庄经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且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特征呈快速扩大趋势①。在此背景下,适老化乡村建设越发受到重视。适老化作为老年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强调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的重要性,其最初被应用于社区适老化改造等物质层面,之后适老化理念逐渐向政策、制度、文化等"软领域"延伸[1]。将适老化概念引入乡村建设既有其现实背景,又有其理论意涵。从现实背景维度看,当前老年人毋庸置疑是村庄的常住人口主体,乡村建设亟待回应这一特定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国家向乡村社会投入大量财政资源,这使适老化乡村建设成为可能。从理论意涵维度看,适老化乡村建设有助于克服当前乡村建设的主体异化困境,实现乡村内生发展与农民主体性激活[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行动是指以乡村为本位,以民生为目标,以实现乡村现代化发展为使命,在乡村地区进行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建设和发展工作[3]。据此,适老化乡村建设可概括为以老年人为主体,以满足老年人基础需求为目标,以内外部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乡村整体性秩序重塑为内容的乡村建设形态。既有研究探讨了两种适老化乡村建设路径:

其一,负担叙事下的社会保障路径。该路径将适老化乡村建设简单等同于乡村养老保障问

收稿日期: 2025-08-14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6.02.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9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820044);中央高校科研创新平台项目(202511101)

作者简介: 王传发(1997—),男,山东烟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基层社会治理。E-mail:1740579649@qq.com

①资料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

题,其核心特征在于将乡村老龄群体建构为亟须国家、社会及家庭兜底的"社会负担"。该路径从家庭、社会及国家保障三个维度演化形成了家庭代际照料资源供需匹配[4]、村社统筹养老[5]、高龄失能群体社会化照料[6]、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7]等多元议题。由于该路径将老龄化视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与沉重负担,因此未能深入探讨在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乡村社会该如何激活自身资源禀赋,通过适老化治理适应人口变化趋势,进而实现老龄化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格局。

其二,政绩导向下的治理创新路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各地纷纷开展基于适老化需求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如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建设[8]、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打造[9]、医养结合创新[10]等。这些适老化建设从政府视角出发,试图在乡村家庭养老功能式微、养老基础薄弱及相关服务资源短缺的情势下,以行政主导的外源性发展模式回应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的养老难题。实践中由于政府注意力的稀缺性及财政资源约束,这些治理创新实践可能因忽视村庄自身发展规律及老年主体性需求异化为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这种政绩导向的基层治理创新,虽能引起关注,但尚不具备可持续性与可推广性。

既有研究将适老化治理与乡村振兴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缺乏应对深度老龄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与理论视野,适老化建设更多是一种"保障-维持"模式。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的统筹推进,使乡村老龄化发展正处于由"养老负担"向"银发资源"转型的历史拐点[11],可能创造乡村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12]。适老化乡村建设该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既精准回应老年群体福祉需求,又能将适老化治理转化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驱动乡村整体发展?本文结合田野经验提出适老化治理与乡村发展协同互构的"经营养老"概念,以村庄经营为手段,建构适老化乡村建设的"治理-发展"模式,由此为深度老龄化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所谓"经营养老"是指在乡村深度老龄化背景下,以村社集体作为自主经营主体,综合运用市场化经营理念与手段,对村庄场域内的银龄人力资源、项目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盘活、整合与增值,通过乡村治理场域中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的互构,最终实现老年福祉与村庄发展良性循环的适老化乡村建设模式。在乡村人口老龄化乃至迈向超老龄化背景下,以村庄经营形式开展适老化建设,能够为老龄化社会的乡村振兴模式选择及乡村内生养老秩序形塑提供经验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适老化建设的"保障-维持"模式难以支撑国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以经营养老形式展开的"治理-发展"模式视老年群体为乡村治理主体与发展性资源,寄希望于以多元主体共治的方式将养老嵌入乡村全面振兴格局,并与乡村农业、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振兴开辟新路径。

(一)村庄经营的文献回顾

村庄经营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与村庄治理的重要内容。学界关于村庄经营的讨论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学理基础概念,而是在不同面向与层次上展开讨论。既有研究主要从地方政府政权经营行为[13]及资本对乡村的平台化运作[14]两个维度展开,对村社集体自主经营村庄行为相对关注不足,这使村社集体本身的角色及行为逻辑湮没其中[15]。但村庄经营实践中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的变迁,使村社集体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从经营主体看,村庄经营主体从乡镇政府逐渐转向村社集体。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政企关系随之发生变化,乡镇干部不仅是传统的“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还是“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6]。随着资源下乡及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乡镇政府经营重心逐渐转向通过谋求村庄的面貌改变与整体发展来撬动行政体制,以此获取体制资源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围绕项目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村庄经营主体从乡镇政府转向村社集体。乡镇政府通过选择能人型村干部治村,利用其突出的企业家才能与丰富的资本积累,以市场理念运作村庄,在村庄与资本的合作下实现村庄整合全发展要素的经营性治理模式[17]。

从经营方式看,村庄经营方式日趋多元化。从最初的经营土地[18]逐渐转向经营集体经济[19]、经营文化[20]、经营创新[21]等,这无疑清晰地揭示了村庄经营的多元实践样态及运作逻辑,从中可以得出村庄经营的基本格局与经营目标。从经营格局看,村庄经营强调外部经营环境与内部治理机制的二元合一,即要发挥乡镇政府、村社集体、资本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及其治理效能。从经营目标看,村庄经营旨在开放环境中激活乡村资源,并充分利用内外部条件将资源转化为乡村资产,提高乡村综合竞争力[22]。

总之,本文所指村庄经营主要从村社集体本身的自主性逻辑出发,强调村社集体作为直接的经营主体,对于内外部政策、制度及资源的感知与把控有其自主的行为逻辑,其能够通过市场化经营的手段盘活村庄资源资产,对村庄内部生产、生活、生态及治理形态进行整体性变革,进而有效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最终实现乡村发展利益最大化。

(二)适老化建设与村庄经营的耦合关系

村社集体自主统筹的村庄经营是对乡村社会内部的生产生活方式、治理结构、文化价值基础等方面进行的综合性变革,其目标在于以政社互动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高质量的适老化建设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其不仅强调具有发展性与外生性、以回应强势群体利益为目标定位的乡村建设,也关注弱势群体的基础性需求,重视内生性与兜底性的乡村建设[23]。适老化建设与村庄经营间具有高度耦合性,二者耦合是实现“老富协同”的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尝试。二者耦合基础如下:

一是理念耦合。村庄经营以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形式,在村庄发展与治理过程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适老化建设则是以农村老年人为主体,以满足农村老年群体的物质及精神文化基本需求为目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导向。二是实践耦合。村庄经营是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以促进政社互动、创新乡村治理格局为目标导向,旨在实现村庄由行政“输血”型的外源发展向乡村自我“造血”型的内源发展转变。适老化建设则针对乡村建设中出现的偏离农民主体性的“主体异化”困境,寻求政府、村社集体、企业和农民间协同的多元行动者网络建构。三是目标耦合。村庄经营旨在克服行政主导的乡村建设治理成本过高、资源转化利用率过低、社会主体参与水平低下、市场化程度不足等现实困境。适老化建设则是为在高质量乡村建设过程中,重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支持网络,拓宽老年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解决既往乡村建设过程中村庄人力资源利用不足、治理格局单一等发展困境。

(三)经营养老的分析框架

从多样化的村庄经营形态与实践中可以看出村庄经营的内部作用机理(图 1):一是作为经营过程的资源整合。村庄经营以整合资源要素为核心,其强调治理主体在对村庄资源进行开发与共享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及社会调节方式对村庄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资源进行集聚、重组和运营,实现村庄资源配置的利益最大化。二是作为经营格局的多元主体互动。村庄经营综合运用市场经济和社会调节手段,政府旨在通过向社会组织及村民个体分权,建构政社互动、

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村庄经营格局。三是作为经营功能的效益生产。在村庄经营过程中,多元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配置仅仅是经营的手段,最终结果是实现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效益生产,实现乡村发展的利益最大化。

经营养老的过程,同样需要资源整合、主体互动和效益生产三个核心环节,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乡村社会"老富协同"式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医疗水平的提高与人口寿命的延长,使农村的超大规模老龄人口能为经济生产、社会公益、家庭和社区建设提供"人口机遇"。适老化建设在满足农村养老保障需要的同时,也是服务于发展生产性老龄化的需要。以村庄经营的形式开展适老化乡村建设,有利于以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激活老年群体的内生力量,最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老龄社会的乡村振兴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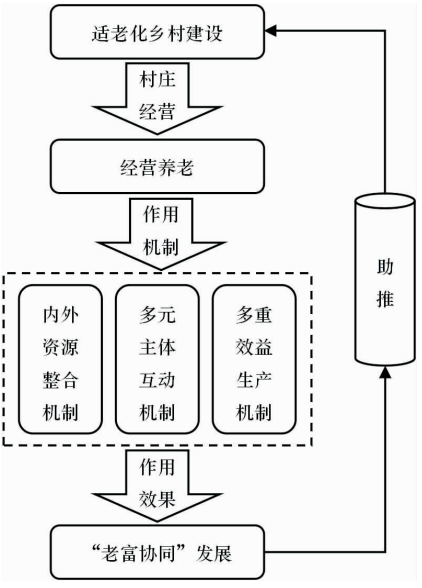


图1 经营养老助推乡村发展"老富协同"的作用机制

(四)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嵌入性单案例研究法,即借助特定的理论分析工具、研究视角及案例阐释方法来探究一个复杂案例内部的多个关键组成部分,进而揭示研究对象的运作过程与实践逻辑[24]。之所以选择黔南五新村为田野观察对象,原因有二:

第一,案例的代表性。五新村位于黔南州L县城郊3公里处,全村共864户3769人,下辖16个自然村寨、22个村民小组,辖区面积达21.3平方千米。2021年9月,五新村向上申请140万元项目资金,建成黔南第一家互助养老中心,并围绕该互助养老中心开启村庄适老化建设活动。服务老年群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参与的适老化建设,突出村庄的经营性,旨在通过村庄经营撬动资源并推动村庄发展。五新村自2021年以来先后接待了贵州卫视、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采访。省委领导先后两次到五新村调研乡村养老建设,省民政厅多次在五新村互助养老中心召开全省民政养老工作现场会。

第二,经验材料的充分性。2023年7月—9月、2024年11月—12月、2025年7月—8月,调研团队3次赴五新村进行实地调研,总调研时长达100天以上,形成调研报告及随笔达20万字。调研方式有二:一是半结构化访谈。调研团队同县民政局领导、乡镇干部、村"两委"干部、企业家代表、普通村民等14位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交流(见表1)。二是参与式观察。调研团队观摩了五新村互助养老中心运营及村庄适老化建设情况,直观掌握五新村经营养老的发展脉络与实践机理。

表1 访谈资料说明

序号	访谈对象	身份	总访谈时长/分钟	主要访谈内容
1	WXF20230720	村党组织书记	150	村庄互助养老建设状况;经营养老实施思路
2	HZH20230801	县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70	县域注意力投入情况
3	WZL20230811	康养中心建设的工商资本代表	80	工商资本的投资与作用发挥情况

续表

序号	访谈对象	身份	总访谈时长/分钟	主要访谈内容
4	FMA20230826	乡镇驻村干部	240	镇政府在村庄经营养老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情况
5	YDL20241126	村互助养老中心成员	120	互助养老中心老年群体自组织情况
6	ZH20241127	9 组村民	90	适老化建设给老年人带来的经济福利
7	WXH20241202	村前党组织书记	300	村社集体获取经营项目情况介绍
8	WMJ20241203	县城游客	180	经营养老项目的县域知名度情况介绍
9	SJM20241204	抖音网红达人	200	网红达人在村庄养老经营中的作用
10	LZR20250705	老年积极分子	110	老年调解队、山歌舞蹈队、互助组织开展情况
11	MXP20250706	县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	180	文旅集团与村庄的党建联盟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
12	ZXC20250726	村副主任	300	经营养老开展前后村集体经济收入及治理状况的对比
13	WM20250803	乡镇党委副书记	150	村庄领导接待情况
14	CWZ20250811	乡镇分管民政、社会工作副镇长	180	乡镇部门在村庄经营养老中的协同配合情况

三、经营养老的乡村实践过程:以贵州黔南五新村为例

(一)适老化空间营造

空间营造以村庄适老化空间建设和养老文化氛围形塑的方式,追求社会民生效益的可视化。这更易使村庄吸引上级政府注意力,以便更好地争取上级政府财政资源扶持与政策支持,进而收获村庄经营的经济价值。空间本身并无价值,是人们的相互作用使空间变成“实在之物”,成为影响行动者行动的社会情境。适老化空间营造的核心意涵在于将物理性的公共空间变成具有氛围营造与价值展示功能的社会文化空间进而取得社会效益。

首先,适老化物理空间营造。五新村所在的黔南州于 2021 年出台《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措施》,针对农村老人养老方式单一、精细化推进农村养老工作力度不够、大部分农村养老设施基础条件薄弱难以有效满足农村老年人服务需求等问题,鼓励大力发展互助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五新村向省民政厅申请项目资金,打造出黔南互助养老的首块“试验田”——五新互助养老中心。互助养老中心建筑面积700 平方米,配套设有厨房、餐厅、休息室、多功能室等活动场所。为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五新村利用村庄周边的闲置集体土地,引进国有资本县文旅集团和社会资本,集中打造了休闲娱乐的文化广场、跑步绿道和旅游花海。这一系列举动不仅使村庄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得以优化,而且也为村庄发展生态旅游、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五新如果没有抓住互助养老这个项目,就没有后续发展的可能。当时乡镇想把项目放到隔壁村,但他们在征地过程中发生纠纷。我和镇长讲我们村什么都可以摆平。我动员有闲置土地的组开会,做通群众工作,才有了互助中心。”(访谈笔记,WXF20230720)

其次,适老化社会空间营造。物理空间建设为社会空间营造奠定了基础,自从互助养老建设成功后,村社集体在其中开展各种服务老年群体的活动,在全村范围内营造出爱老敬老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使游客能够参与其中。村“两委”按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经营思路开展互助

养老建设,几乎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老年山歌对唱与舞蹈比赛,互助中心的老人按照各自所在村寨结成队伍、在村组干部的组织下展开竞赛。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村"两委"也会设定节日主题,开展邀请青壮年返乡陪父母共度佳节、举办百寿宴等活动。"筹办百寿宴是因为村里留守老人多,老年人因邻里关系产生的矛盾纠纷也多,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把人心聚在一起。我们向在外乡贤募捐4000元购买了音响与舞蹈服装。百寿宴所需的锅碗瓢盆与长桌长凳都是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借的。现在百寿宴有名气了,上了央视新闻。很多游客会向村委打电话咨询什么时间举行百寿宴,想带老人小孩来感受节日气氛,体验舞龙舞狮、山歌对唱等传统文化活动。"(访谈笔记,WXH20241202)

(二)适老化品牌擦亮

适老化品牌擦亮,有利于五新村在适老化空间优化改造后,村社集体进一步通过展示适老化政绩来获得上级政府及领导的关注,持续吸引政府注意力和社会流量,由此形成政府注意力资源的集中投放,助推打造集生态旅游与老年康养于一体的"明星村"。

首先,经验创制下的养老品牌打造。社会空间营造下,五新村形成了村社统筹,乡镇政府、社会精英与普通村民共治的景象。村"两委"为向上持续争取资源,在总结"社会共治"创新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擦亮"治理品牌,将创新实践转化为政绩生产催化剂。一是对互助养老建设成果的创新性提炼,从理论角度阐释互助养老建设成功的机制成因,并将其变成朗朗上口、暗含治理成效的宣传标语口号。五新村将互助中心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五共"与"五心",由村社集体、老年精英与普通民众齐抓"五共"(共商、共筹、共建、共管、共乐),最终达到"五心"(孝心、爱心、贴心、暖心、舒心)。这些宣传语既是对互助中心建设与发展经验的真实提炼,也是希望依靠概念化的字眼在短时间内抓住上级领导注意力,以此把握住向上级政府传递民生政绩信息的机会。二是对互助养老中心的文化成果进行"概念化"提炼,通过提炼"三道文化"(孝道、公道、仁道)"家风文化""党建文化"等主题概念,打造属于互助养老中心独特的文化品牌。品牌打造虚实结合,五新村"两委"试图通过文化润心的印象政绩,影响上级政府及领导对五新村的主观印象,进而在上级政府的主观认知中占据优势地位。"一个合格的村支书,一定要会'讲故事',五新村的故事讲好了,支持就到位了。五新村的发展说明'宣传是第一生产力'。"(访谈笔记,WM20250803)

其次,面向双重注意力的养老品牌影响力扩展。五新村养老品牌影响力的拓展不仅局限于政府注意力经营,随着自媒体时代到来,大众媒介逐渐去中心化,信息丰富且无处不在,社会注意力逐渐成为信息社会中最宝贵的权威性资源[25]。五新村通过持续争夺上级与社会注意力,并对注意力资源进行协调与再分配,维系其在镇域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一是地方政府的代言与推广,实现对政府注意力的持续吸引。五新村经营养老过程中的治理创新,在获得地方政府认可后,便能够作为地方亮点名片进行推广,成为乡镇政府打造的政绩示范点与展示窗口。乡镇政府先后帮助五新村向上争取到"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黔南州十佳美丽乡村""黔南州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称号,提升了五新村的社会知名度。最终五新村的经营养老行为成功吸引到了上级政府与领导的注意力,并由此获得上级项目资源的集中持续输入①。二是对自媒体力量的重视,实现对社会注意力的持续经营。社会注意力与领导注意力相互影响,社会系统可以通过多元渠道向政治系统

① 村副主任在访谈中介绍了五新村的项目整合效应,"2021年向乡村振兴局申请100万项目资金用于高标准农田整改,2022年又向农业农村局申请70万项目资金用于配置喷灌设备。同时,2023年开始又利用50万的项目资金对全村进行道路硬化和路灯亮化工程。2024年,乡镇政府又帮村里申请了乡村文化大舞台项目的100万经费、孝老敬老文化示范基地的300万建设经费。"(访谈笔记,ZXC20250726)

反馈社会注意力。在五新村举办老年活动之际,村干部会组织邀请当地抖音网红与达人参与其中,由此不断扩大五新村养老经营的社会影响力。随着调研参观团的频繁到访、网红的打卡宣传和近郊游活动的开展,五新村的适老化乡村品牌和农文旅融合发展品牌被进一步擦亮,五新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网红村”。

(三)适老化效益拓展

在村庄的适老化空间营造与品牌擦亮后,外部资源注入激活村庄内生资源,助推村庄多领域的共同进步及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五新村适老化“亮点工程”打造,不仅使村庄治理适老化、孝老敬老文化氛围浓厚,而且使五新村成为老龄化与集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村庄。

首先,村社集体借助品牌效益自主制定经营规划。适老化经营效益的拓展关键在于村社集体从承接政策项目资源向自主经营转型的过程。五新村村党组织书记作为一个退伍转业的乡村能人,在外经商多年、视野开阔,他在争取到互助养老项目后便确立了村庄未来发展规划。“村庄要有自身的‘造血’功能,五新虽然穷,但是有生态文化资源,把养老事业和生态农业、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就能够盘活集体经济。”(访谈笔记,WXF20230720)在疫情期间,五新村党组织书记动员返乡精英在村投资,带着全村 22 个组长及老党员、老干部到江浙一带考察乡村康养及农文旅融合开发项目。回村后,村“两委”开会研讨决定从全村群众基础最好、空心化与老龄化严重、闲置资产较多的 16 组开始打造,并逐渐向 14 与 15 组扩展。村“两委”通过返乡精英的关系又引进国企县文旅集团,由文旅集团和能人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康养及农文旅融合项目,并进行整村运营。村“两委”则发动党员干部,下沉 3 个组做群众工作推动土地流转,由村支书亲自到 3 个组开屋场会,以幻灯片展示的形式,向群众介绍项目规划蓝图与村民获益前景。

其次,村社养老统筹能力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双重增效。五新村适老化品牌的擦亮,吸引了返乡工商资本与国有资本的下乡投资,这为五新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养老统筹能力提升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在对 3 个组的山林土地进行流转后,村社集体同国资企业县文旅集团开展党建联盟合作,积极创新集体经济组织运作模式,形成“村社集体 + 国企 + 社会资本”的强村公司经营组织模式。在产权分配中,五新村以集体土地等闲置资产实物入股、文旅集团以资金入股,村民自愿出资入股,最终形成了村社集体同村民占股 53%、县文旅集团占股 47% 的村社集体主导的强村公司经营模式。在经营方式选择上,文旅集团负责以市场化形式开展具体的项目建设、文旅品牌打造和市场运营。文旅集团结合自身合作方、村社集体意见和村庄实际情况,引进生态农场、“大地花海”“大白熊”户外露营等农文旅融合项目,并请专业的乡村经纪团队负责管理,最终将五新村打造成集游玩、采摘、研学、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在此过程中,村社集体通过股份分红与闲置资产盘活增加了村集体收入,为村社养老能力提升提供财产性保障;同时,村社集体因其股份提留较大比例的集体资金,可以通过收益二次分配缩小老年弱势群体同乡村精英、青壮年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村社集体为 80 岁以上老人提供集体免费送餐服务,对年满 70 岁的老人每年发放 500 元养老补助,为各家户缴纳 50% 的医疗保险等。这些举措提高了村社集体推动适老化治理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助于充分调动老年群体参与村庄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

四、经营养老助推乡村“老富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

经营养老助推乡村“老富协同”发展,依赖于内外资源整合、多元主体互动、多重效益生产三重机制构成的、具有内在循环逻辑的动态系统(见图 2)。该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经营养老实践,使乡村适老化建设实现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体系间的协同互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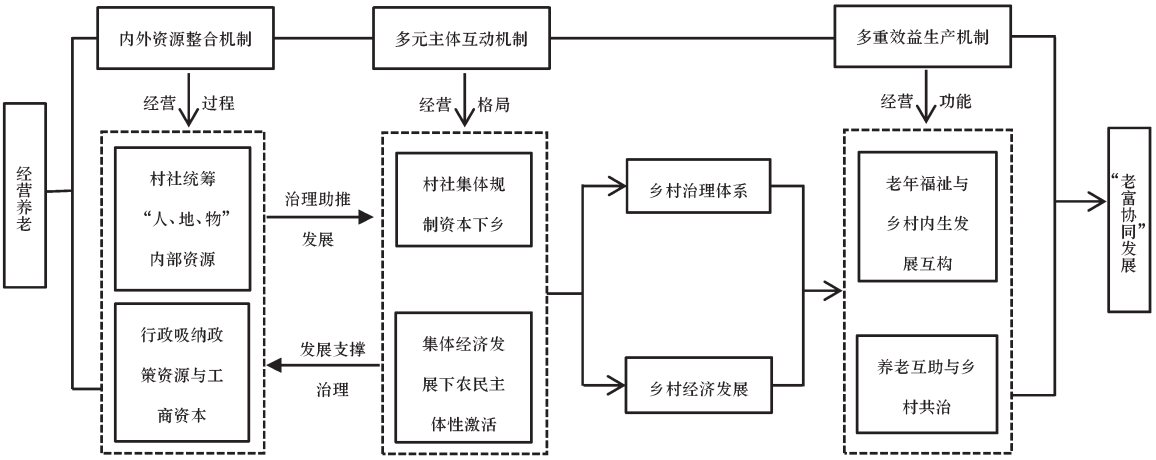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老富协同”发展模式形塑过程

(一)内外资源整合机制

长久以来的观点认为,乡村社会老龄化与乡村发展之间是矛盾的,乡村老龄化只会加剧乡村社会资源单向流出的发展困局。以村庄经营的形式开展适老化建设,不仅能够激活村庄内生资源,而且还会促进外向型资源朝乡村社会集聚。

首先,村社集体统筹下的内部资源整合。村社集体的统合机制是村庄经营养老行为的核心。村社集体是村庄经营养老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其中能人型村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是经营养老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村庄经营养老过程中,五新村村社集体在村党组织书记的带领下,最初以村庄空间风貌整治提升为发展契机,通过对村庄中的适老化空间景观营造,使村中的集体闲置资产资源得以利用起来,从而有效激活村庄的土地空间价值。为顺利开展整村运营、布局农文旅融合项目,五新村在各村民小组内部均成立了作为村民意见表达主渠道的村民议事会,村社集体依靠协商民主统筹协调农民土地流转、闲置资产盘活、项目征地以及拆违拆建过程中的矛盾纠纷。村社集体以村庄经营的形式开展适老化建设,不仅盘活了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而未被有效利用的土地、宅基地等闲置资产,而且也推动了低龄健康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激活。低龄健康老年群体可以依托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环境,经营餐饮民宿等业态,同时土地流转后的生态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合作社也可以吸纳被劳动力市场淘汰的老年群体再就业。这不仅能够提高老年家庭收入,而且可以提振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其次,行政吸纳下的外部资源链接。除激活村庄内生资源外,经营养老的资源整合机制还体现为对外部政府项目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有机链接。外部资源有效链接离不开行政吸纳的重要作用。五新村适老化建设成功的底层逻辑是:村庄在自发的动力机制下,通过激活内部资源吸引政府注意力,成为政府集中精力打造的示范点。事实上,随着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刻转型,政府组织环境也发生了转变,其任务逐渐模糊化、激励日渐弹性化,各级地方政府竞相“擦亮品牌”,从“经济锦标赛”转向“创新锦标赛”是基层政府对组织环境与职能转变的积极回应。面对五新村养老经营的成功,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绩导向下,乡镇政府与村社集体合作联动,将五新村作为乡镇养老示范点进行打造。在五新村适老化建设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村社集体养老经营行为的认证,是村庄养老经营行为成功的关键助力。乡镇政府一方面帮助村庄向上营销推广,实现当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项目资源的集中输入;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积极帮助村庄引进社会

资本投资,以市场化运营手段推动经营养老项目与乡村产业发展布局的合理化。

(二)多元主体互动机制

以多元社会主体互动为表现形式的经营养老格局建构,有助于推动乡村社会“老富协同”发展模式的组织结构优化与组织活力激活。

首先,村企合作激活经营养老组织发展活力。经营养老通过适老化品牌擦亮吸引外资投入、开发“银发资源”,最终因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激发自主经营活力。在乡村适老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养老秩序的稳定与村社养老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村社集体经济的保障兜底;村社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对村庄老年群体的组织动员、价值整合。但现实中集体经济“空壳村”“薄弱村”占大多数,部分村庄存在经营能力欠缺、市场竞争力弱、长期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集体经济薄弱型村庄缺乏对老年人的组织动员能力,村庄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面临着内生动力不足挑战。在五新村实践中,村“两委”通过引进国资县文旅集团及社会资本,组建强村公司,在发展银龄产业、振兴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壮大了村庄集体经济。五新村积极推进“村社集体 + 强村公司 + 农户”的利益分配模式,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社集体充当了“守门员”的角色,在考虑资本下乡可能带来的风险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及经营规则制定、多方股权设计等利益联结机制来规制资本方,防止乡村景观过度商业化、养老服务异化及老年群体边缘化等现象发生。村党组织统筹下的强村公司以每年年底给村民分红的形式,推动村社集体与家户间的利益联结,从而提高了老年群体在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由此使村庄的自主经营养老行为更具发展活力。

其次,农民主体性激活推动经营养老组织结构优化。村庄经营的关键在于使不同行动主体的优势与资源得以联动,建构动态平衡的行动者网络。一是村社集体对乡贤精英的发动。村社集体以内部养老产业发展需求及桑梓情谊营造为抓手,鼓励地方精英及在外乡贤发挥带头人作用,共同为村庄养老经营献计献策。二是发挥对老年精英及村庄积极分子的政治伦理动员。在乡村社会中,总有一些重视自我价值实现和崇高道德信仰的道德权威存在,村“两委”通过身份赋权和精神激励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将这批人吸纳组织起来。三是对普通群众的利益联结动员。在村庄社会资本逐渐削弱的转型时期,利益联结机制大有取代社会联结机制对农民进行组织化的趋势。随着外部普惠性资源输入与资本下乡,五新村的养老经营行为取得了一定经济成效,并由此壮大集体经济组织。村干部利用村民代表大会同村民协商集体经济的资金使用、运行规则,以及村民的分红权利与履行义务。五新村在整村运营过程中将积分制同集体经济相挂钩,实行“乐积赞”制度,每赞等于 1 元人民币,这些积分可以按季度在村积分超市中兑换成各类生活用品,其目的在于鼓励普通群体积极参与村庄活动,增强主体责任意识。

(三)多重效益生产机制

经营养老作为系统性工程,不仅在于满足农村社会的养老需求,形塑农村社会福利获取平台;而且还要推动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理念和农民价值观念转型,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多重效益生产。

首先,面向“老富协同”的经济效益生产。经营养老深化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经营养老精准把握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推动村庄原有的土地、生态、文化等多重价值被重新评估和认知,尤其是生态农业和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使乡村社会发展越发具有“全龄”属性,可以在充分发掘和利用村庄内部健康低龄老人优势的前提下,盘活村庄内部资源,解决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五新村的经营养老实践在乡村场域中培育和激活了本土化的银龄经济新业态,其不仅使乡村老年群体有所作为,更是将老年人的生活经验、闲暇时间、主体需求以及乡村的生态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共同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资产,这有助于乡村老年群体的养老生活质量提升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

经营养老促进了小农户与下乡资本的有机衔接与共生共赢。经营养老背后的核心理念在于

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观念,资本下乡的过程绝不能忽视老年群体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因乡村经营的景观化打造而损害面向乡土生产生活自主性的老年农业。五新村在引进社会资本主导的现代生态农业过程中,一方面,尊重老年群体"以地养老"的传统观念,通过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和提供农业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了土地流转费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后的土地流转费用每年可达800元/亩,这使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组织依托,实现小农的组织化与土地规模经营。村社集体在工商资本与小农户间构建以市场为联结点的利益共同体,最终将企业资金、市场资源、小农户土地与低龄健康老人劳动力资源有机结合,形塑小农户同社会资本的互惠共生发展格局。

其次,面向适老化治理的社会效益生产。适老化乡村建设应建构老年群体积极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改变老年群体在家庭与社区的双重边缘化地位,重建老年友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五新村利用稳定的集体经济股权分红和经营性收入反哺老年群体。除土地流转和文旅经济发展带来的老年群体增收外,老年人还能够享受村庄经营过程中集体收入增加带来的福利,如养老送餐服务、医疗保险补助、年度股份分红等,这从根本上改善了老年群体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边缘化地位,有助于实现"老而有尊"的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形成"经营反哺适老化治理,以适老化治理促进经营"的良性循环。经营养老使村庄中老年群体的家庭再生产压力得以缓解,有利于进行组织动员、激活银龄人力资源的内生活力,促进村庄的适老化治理。一方面,村社集体识别和吸纳村庄中的关键性老年精英,选举他们作为老年理事会成员。这些老年精英追求"老有所为",他们希望通过帮助他人与服务社会来体现自我的价值并获得意义满足。村社集体利用他们拓展村庄互助养老圈子,形成"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结对帮扶互助养老体系。另一方面,村社集体积极联络社会组织、志愿者协会,帮助组织动员老年精英与积极分子组建趣缘团体,为推动老年群体的积极社会参与提供专业力量。同时,村社集体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将老年精英与老年积极分子纳入乡村治理格局中,形成"和事佬"工作室等自治型组织,负责村社集体、工商资本与村民间的矛盾纠纷调解,这为村社集体进一步开展自主经营奠定了内生组织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经营养老"以适老化治理与乡村经济发展协同互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拓宽了适老化建设的既有研究,实现了适老化建设从"保障-维持"模式向"治理-发展"模式的转变。经营养老不再简单地视老龄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大挑战,相反其通过内外资源整合机制、多元主体互动机制、多重效益生产机制既维护了村社养老秩序,又突破了乡村内生发展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实现"老富协同"发展。

据预测,我国将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050年前后人口老龄化将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两个阶段基本同步[2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老富协同"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及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经营养老以党和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举国体制向农村地区集中投放资源推动农村整体发展为宏观背景,以村社集体自主统筹经营为实践路径,以发展成果全龄共享为最终目标,为中西部老龄化乃至超老龄乡村推进适老化服务与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激活互嵌共生提供了方向指引。为保障村庄经营与适老化乡村建设的契合性,中西部乡村在引入"经营养老"模式时应注意:

首先,基层有为政府与村社集体在开展村庄经营过程中,应尊重老年群体主体地位。"老富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与乡村发展模式应兼顾老年群体福祉。服务于老年群体、保障

老年群体利益,协调好村庄老龄化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适老化建设的首要目标。因此,村庄经营必须服务于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身心健康及乡村养老秩序重塑。这意味着为推动乡村振兴与村集体经济增收,可允许以村庄经营的形式对乡村景观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推动村庄内外部资源整合,但须保证不能因此破坏老年群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更不能将老年群体同乡村社会剥离。基层政府与村社集体应寻找村庄经营与适老化建设的契合点,探索更为综合有效的适老化建设路径,寻求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全方位的适老化。

其次,在适老化村庄经营过程中应强化村社集体的自主统筹经营能力。村社集体自主经营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承接外部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整合村庄场域健康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优势,激活乡村内生治理资源,在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命题下,精准回应农村老年群体的生产生活诉求,引领乡村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村社集体自主经营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要借助村级党建,深入熟人社会内部广泛开展群众动员工作,以此实现社会资本、市场因素同老年群体切实需求精准对接的经营养老效果;另一方面,村社集体应以党建引领的形式充分动员村庄中的老党员与积极分子,形塑老年理事会等新型内生性社会组织,并以老年理事会为枢纽,搭建促进基层政府、村社集体与普通村民长效沟通的基层微自治平台,以便更为高效地协调经营养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王金营,朱骏惠.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适老化:基础设施与社会人文[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91 – 99.

[2]贺雪峰.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9 – 26.

[3]王先明. 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 – 26.

[4]毛婷. 养老还是养小:代际照料资源供需困境与政策调适[J]. 宁夏社会科学,2025(4):165 – 172.

[5]李辉. 农村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及其社会功能[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14 – 124.

[6]崔树义,杜婷婷.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一体化发展研究[J]. 东岳论丛,2021(11):36 – 44.

[7]夏柱智.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多元路径探索[J]. 贵州社会科学,2023(7):144 – 151.

[8]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鄂西深山“智慧养老”上央视[EB/OL]. (2023 – 09 – 08)[2026 – 03 – 05]. https://www.sohu.com/a/718816700_121307531.

[9]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委宣传部. 泰州海陵区:打造全域老年友好型社区[EB/OL]. (2025 – 09 – 17)[2026 – 03 – 05]. https://www.tzhl.gov.cn/xwzx/hlxc/art/2025/art_09f7496d8c164b8d886f36fbc42cd88c.html.

[10]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辽宁铁岭探索“卫生院 + 养老院”服务新模式 医养结合托起乡村“夕阳红”[EB/OL]. (2025 – 04 – 14)[2026 – 03 – 05]. https://wsjk.ln.gov.cn/wsjk/index/syxwxx/dfxx/2025041415203224490/index.shtml.

[11]都阳,崔慧敏. 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 中国农村观察,2025(4):3 – 17.

[12]杜鹏,李子洋.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8 – 82.

[13]张静.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5.

[14]雒珊. 作为平台的村庄:资本下乡“经营村庄”及其后果[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4 – 127.

[15]梁琦. “新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3 – 44.

[16]杨善华,苏红. 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 社会学研究,2002(1):17 – 24.

[17]刘景琦. 论"有为集体"与"村庄经营"——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2019(2):24-32.
[18]焦长权,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00-119.
[19]杜鹏.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集体经营机制:类型与比较——基于村庄治理能力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2-63.
[20]石伟. 经营文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村庄经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7-47.
[21]杨华,张丹丹. 经营创新:县乡关系转型中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J]. 政治学研究,2024(1):197-212.
[22]张伯宸,刘威. 村庄经营:权责视野下的基层政府经营行为研究——以陈村"土地增减挂钩"项目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2020(8):62-73.
[23]陈璐. 适老化乡村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6):131-139.
[24]张静. 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J]. 中国社会科学,2018(8):126-142.
[25]卜莲秀,王毅杰. 双重注意力经营: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文化竞争行为[J]. 社会学评论,2024(5):26-48.
[26]胡祖铨,马婷.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综合影响分析[EB/OL]. (2023-01-23)[2026-03-05]. https://www.sic.gov.cn/sic/81/455/0113/11776_pc.html.

Managing Eldercare: A New Form of Elderly-Friendly Rural Development

WANG Chuan-fa

(*National Governance Institut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Elderly-friendly development is an era-driven choice in response to the deep aging trend in rural societies. How it can deeply integrate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elderly-wealth synergy" development urgently require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fieldwork experi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managed elderly care", which sees elderly-friendly governanc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s mutually co-constructive, and constructs a "governance-development" model for elderly-friendly development oriented towards village management. Village-community-led managed elderly care unfold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reating elderly-friendly spaces, enhancing branding, and expanding benefits. By relying on mechanisms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multi-stakeholder interaction, and multiple benefit production, it realizes a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system, ultimately shaping an "elderly-wealth synergy" pattern of virtuous cycle between elderly welfare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Thi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deeply aging rural areas and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ly,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elderly-friendly development, villag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shoul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autonomous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village communities while respecting the primary status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village manag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ging

【责任编辑:王娟】